

上海大都市乡村意象设计研究

——构建乡村空间意象五要素技术框架

Research on Metropolitan Rural Image Design in Shanghai: To Construct the Five-Elements Framework of Rural Spatial Image

蒋蛟龙 周晓娟 范佳慧 陈晟頔 梅家靖 JIANG Jiaolong, ZHOU Xiaojuan, FAN Jiahui, CHEN Shengdi, MEI Jiajing

摘要 上海乡村地区的总体发展滞后于城镇化进程,精细化管理水平落后于城市地区,成为当前城乡融合发展的短板。在实施“上海2035”总规的背景下,提升乡村意象成为乡村规划设计的重要议题。在借鉴国内外乡村建设先进经验,结合上海乡村发展的基础上,引入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从空间意象设计的视角构建大都市乡村意象五要素技术框架,包括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5要素,并探索上海大都市乡村空间意象设计研究的建议方法,对于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乡村空间更新和环境营造具有重要意义。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Shanghai lags behind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its level of management lags behind urban areas, which have become a weakness for the current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o implement Shanghai general plan, promoting the rural imag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rural planning and design. Learning from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rural construction at home and abroad, consi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Shanghai, the paper takes use of Kevin Lynch's city image theory to construct the five-elements framework of the rural spatial image, including path, edge, district, node, and landmark, then explores suggestions for the rural spatial image design in Shanghai metropolis from the meso and micro levels, which is important to the renewal of rural spa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villages.

关键词 大都市;乡村地区;空间意象

Key words metropolitan; rural areas; spatial image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22) 05-0080-08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 supr. 20220513

作者简介

蒋蛟龙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硕士, 373917789@qq.com

周晓娟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区域规划分院
副院长,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硕士

范佳慧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研究生

陈晟頔

上海市上规院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工程师, 硕士

梅家靖

上海市上规院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工程师, 硕士

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新发展阶段的基础性、战略性、历史性任务。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号召举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要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以下简称“上海2035”总规)提出彰显城乡风貌特色,在传承特色的同时,在保护中积极开拓创新,在乡村重塑过程中推陈出新,以良

好的风貌环境促进乡村发展。“上海的乡村,有风貌更要有韵味,有颜值更要有气质,有入眼的景观更要有走心的文化。”^①“未来上海要把乡村作为超大城市的稀缺资源、城市核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地、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空间。”^②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通过乡村意象的构建一方面有助于为乡村日益增加的规划建设需求提供理论指导,进一步提升乡村风貌,另一方面最大程度保留和唤醒人们的乡愁记忆和情感,增加乡村的吸引力。因此,提升乡村意象成为乡村规划设计的重要议题。乡村意象是乡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人们头脑里所形成的“共同的

注释: ① 摘录自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于2018年4月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② 摘录自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于2018年7月在青浦朱家角镇举行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场推进会上的讲话。

理图像”，乡村意象的演变与观察者的主观感受有关，也受多种外部空间因素的影响。本文拟引入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从空间意象设计的视角系统梳理乡村意象的关键要素，构建乡村意象五要素技术框架，从中微观层面探索上海大都市乡村空间意象设计研究方法，对于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乡村空间更新和环境营造具有重要意义。

1 乡村意象的定义与内涵

“乡村意象”最早由熊凯在1999年相对于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而提出，指乡村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共同的心理图像”。他认为，乡村意象主要包括乡村景观意象和乡村文化意象，乡村景观意象主要关注聚落形态、建筑和环境等方面，乡村文化意象则关注于蕴含在景观意象之中的深层次内涵^[1]。

基于此，学者们对乡村意象的概念展开了广泛讨论，并不断丰富乡村意象的内涵。周坤^[2]认为乡村意象是乡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文化和景观业态，是人们的普遍心理认知，具有“可印象性”和“可识别性”特征。张昊宇等^[3]指出乡村意象是一个完整的、立体性的结构体系，具有不同的层次和内容，包括广大乡村的田园风光、乡村聚落、乡土建筑、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民风民俗等，并认为乡村意象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独立性。蔡宇超^[4]同样强调乡村意象的稳定性，他认为“乡村意象”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乡村聚落环境在观察者头脑中所形成的具有共识性和稳定性的群体投影。

基于前述研究，本文的乡村意象是指乡村在一定的发展时期，基于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所形成的具有共识性和稳定性的景观特征和文化内涵。乡村意象的内涵既包含乡村有别于城市的特征，也包含有别于其他乡村的特征，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特定物质环境的直接感知，另一方面则是对乡村社会、文化、空间的间接感悟和记忆图景，强调深层次的情感意义。

2 相关理论综述

2.1 环境心理学

环境心理学涵盖了心理学、社会学、地理学、

城市规划、建筑学、和环境保护等内容，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成为一门交叉学科，主要研究物质环境，包括城市、建筑和自然与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既包括环境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也包括人出于心理感受而对环境的改造。

将环境心理学理论与乡村意象理论相结合，不难发现，乡村意象是人们对乡村空间的认知和印象，乡村环境各空间要素的乡土特征越强，人们对乡村意象的认知就越清晰，通过营造具有安全感、归属感、美感的乡村空间景观，可以进一步促进乡村社区的凝聚力。

2.2 场所精神理论

场所精神最早来源于古罗马，指所有独立的本体都有其守护神灵，同时也决定其特性和本质。著名挪威城市建筑学家诺伯格舒兹(Norberg-Schulz)在1979年提出，场所与物质空间和自然环境不同，它是人们通过与建筑环境的反复作用后，在记忆中形成的特定概念。“场所”是切实存在的物质空间，它的空间形态、颜色、层次、构成等空间特征影响着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也赋予了场所独特的意义。场所精神是对一个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能唤起人们对地方的记忆^[5]。

因此，在乡村空间意象设计中，要尊重并深刻理解场所精神，通过物质空间的空间形态、颜色、层次、构成等进一步凸显乡村特征，营造场所感，从而加强人们对乡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2.3 城市意象理论

美国规划学者凯文·林奇(Kevin Lynch)是将心理学引入城市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1960年所著的《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一书中，提出任何一个特定的城市，似乎都存在一个公众意象。他将人们对城市的印象归纳为5种元素：道路(path)、边界(edge)、区域(district)、节点(node)、地标(landmark)^[6]。他认为城市设计应该强化这些印象，而不是弱化它们，并建议将意象分析法作为任何一座城市未来视觉形式规划的基础。这一观点对城市设计研究领域有着重大影响。乡村作为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

融合体，经过长久的自然、社会演进，形成了丰富的地域性特征，给人们带来独特的乡村意象。借鉴城市意象分析方法，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同时也可以通过提炼并强化相关的空间要素来进一步加强乡村意象的构建，增加可识别性，例如乡村道路、不同自然要素之间的边界、集中成片的区域、重要的节点空间、极具辨识度和特征的特色景点等。

3 上海乡村地区的特征与趋势

3.1 上海乡村地区的特征

上海乡村地区具有要素多类型、类型多样性、主体多元化的特征。

(1) 要素多类型。乡村地区包括田、水、路、林、村等多种要素。想起上海的乡村，人们一般容易想到小桥流水，有地方特色的村宅、农田、乡间道路等空间要素以及特有的民俗文化。

(2) 类型多样性。上海乡村地区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积淀过程。在整个江南文化本底的基础上，逐步融合西方文明，历史沿革、自然环境、物产经济、水系交通等形成冈身松江文化圈、淞北平江文化圈、沿海新兴文化圈、沙岛文化圈4个文化圈层^{[7][15]}(见图1)。不同文化圈层有着不同的乡土特征和历史文化。

(3) 主体多元化。作为超大城市的稀缺资源、城市核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地，未来上海乡村地区将成为满足城市居民休闲游憩需求的主要空间，乡村实际居住人口除了村民、农村周边地区务工人员外，还有热爱田园生活的城市人群、科创白领。村民脑海中的乡村意象偏向于日常生活与农业生产等功能，外来人群脑海里的乡村意象则更侧重于乡野景观、生态环境与乡土文化氛围等体验。乡村意象构建需要关注到多元空间要素和文化要素，从功能性、地域性、协调性、舒适度、美感等方面着手，满足多元主体的心理感受。

3.2 上海乡村地区建设面临的问题

上海乡村地区(城市开发边界外)面积约4 033 km²，占陆域面积近六成，但总体发展滞后于城镇化进程，精细化管理水平落后于城市地区，成为当前城乡融合发展的短板。

3.2.1 乡村设计理论支撑不足

在“上海2035”总规指引下,乡村地区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区总规、镇总规、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对于乡村空间品质等要素的设计思考不够。2018年上海出台的《村庄规划编制导则》和《郊野乡村风貌规划设计导则》提出,风貌规划设计要素主要由“水、林、田、路、村”组成,初步建立了宏观层面对乡村风貌的研究体系,但对于乡村风貌品质、景观意象等方面的思考仍然不够,迫切需要从中微观尺度,对乡村空间塑造和景观空间意象的控制和引导方法等进行研究。

3.2.2 乡村建设困境有待突破

近年来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阶段性的政策投资导向的乡村建设如火如荼,由于缺乏适当的理论、方法进行整体指导,部分乡村地区规划设计生搬硬套,单纯用“大跃进式”的景观建设、旅游地产开发替代,导致即使乡村空间焕然一新,仍缺乏乡村地域特征与乡土气息,尤其是忽略了乡村建设与自然环境、人文脉络的协调性,乡村意象缺失。结合乡村空间意象要素,当下上海在乡村地区建设过程中仍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见图2)。

(1) 道路:景观设计单一,或盲目照搬城市道路模式

乡村道路往往缺乏设计,不同功能、等级的道路景观近似、雷同,给人的感觉千篇一律,缺乏特色。部分乡村道路的绿化、树种的配置盲目照搬城市道路,缺乏乡野特色,也增加了树木花草运营养护成本。

(2) 边界:水缘、田缘、路缘等重要界面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河道、林带、村路缺乏整体的规划设计,中微观尺度下林水、林路、田村、水路、水村等要素之间的边界关系没有得到重视,普遍存在滨水空间被占据的现象,存在林田关系混乱、缺乏层次、视觉美感度较差等问题。

(3) 区域:居民点建筑风貌五花八门,农田景观缺乏整体统筹

村庄“散、小、乱”等问题突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民翻、改建导致乡村空间肌理混乱,建筑风格、建筑材料、色彩、外立面等五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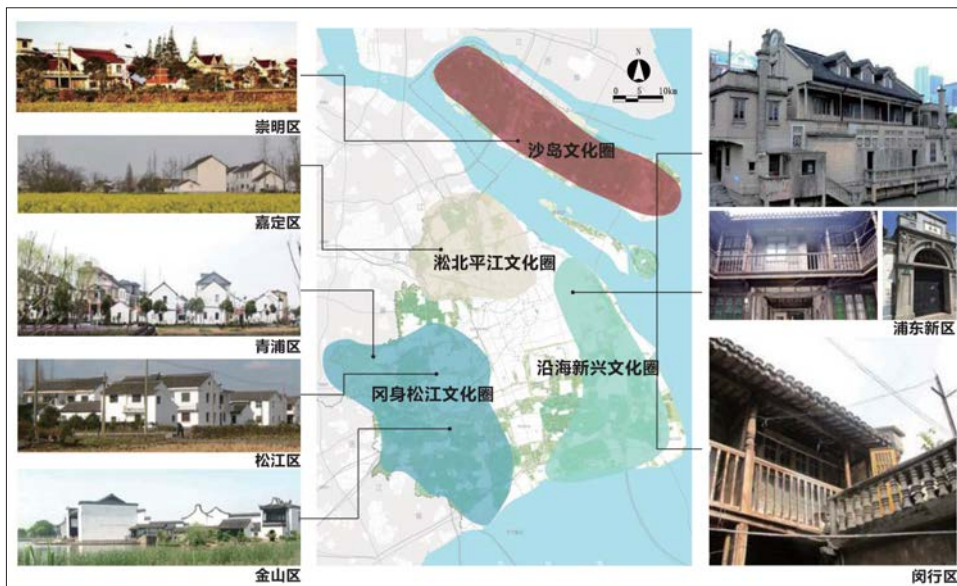


图1 上海乡村文化圈层

Fig.1 Rural cultural circles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上海市郊野乡村风貌规划设计导则》^[715]。



a 滨水空间被侵占



b 建筑风格不协调



c 街巷空间沦为消极界面



d 节点空间无序混乱

图2 上海乡村空间实景图

Fig.2 Pictures in Shanghai rural areas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乡村风貌要素特征与规划策略研究暨保护村落点规划》^[81]。

八门,缺乏地域性、乡土性、整体性的考虑。耕地规模化集约利用尚未完全实现,农作物种植各自为政,露天耕地、大棚无序并存。

(4) 节点:乡村公共空间缺乏设计,盲目建设村口、广场、公共中心等节点空间缺乏设计,容易存在空间尺度过大、路面过度硬化、跟风种植

景观草坪等问题,盲目建设的城市化趋势明显。

(5) 标志物:村口、构筑物等标志物无法唤醒文化认同

村落历史文脉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逐渐消失,缺乏标志物或标志物造型与乡土氛围格格不入,未能提升村民的文化认同感。

4 国内外经验借鉴

4.1 美国乡村设计导则:加强各项设计要素的管控,强化乡村意象的地域性特征

美国作为城镇化水平较高且乡村建设发展起步较早的国家,建立了从区域到乡村的规划导控体系,其中,乡村设计导则在上位政策法规和现实需求的基础上以规范性条文和图示对乡村建设发展进行相关指引和管控^[9]。导则在内容上注重乡村特征的保持和强化,重视对乡村空间环境的各项要素管控,提升居民对乡村聚落空间的认同感。

以《北伊斯特汉姆村设计导则》^[10]为例,该导则在建筑布局、场地景观、设施配置等方面提出统一标准,重点突出各项设计要素的乡土性。如建筑设计方面,新增建筑需在建筑退界、立面设计、材料与色彩等方面符合历史肌理,而公共服务建筑则需围绕公共空间打造在地特色。道路设计上针对绿化、照明、人的可视度有详细的引导,街巷停车考虑周边建筑的关系。标志指引宜内容醒目、摆放统一,牌面设计可体现创意、人性化设计。

4.2 爱尔兰乡村设计导则:尊重并融入自然环境,关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

爱尔兰各郡针对各自情况出台设计导则,但在注重乡村生态与自然环境的保护上具有相似性。以《高尔韦郡乡村设计导则》^[11]为例,新建设施采取柔性边界,设置宜融入乡村环境,避免破坏原有环境与地形。建筑上缩小单体建筑体量,组合式布局多个小体量建筑,使其融入自然环境,体现乡村风貌的协调性。



a 人性关怀的滨水空间

4.3 浙江省乡村规划建设实践:体现人文关怀,关注节点空间的场所感

浙江省自2003年起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来,在美丽乡村规划建设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东梓关村作为第一批杭派民居试点实践,不仅在空间肌理和建筑设计上突出杭派民居特色,在节点空间的场所感以及人性化设计方面也颇有成效。例如依托村史馆集成村史展示、党建服务、文化活动、法律咨询等公共服务功能综合设置,设置适宜尺度的小广场,便于户外文化活动展示、临时停车等使用;结合滨水空间设置凉亭,成为汇聚人气的活力场所,提升滨水空间品质;试点民居入口处设计曲折的汀步、疏密有致的竹林,进一步优化步行体验(见图3)。

4.4 小结

总体来看,国内外农村建设皆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围绕乡村地区的建筑风貌、生态环境、节点空间等,加强对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等空间要素的设计引导。一是保持和强化乡村地域特征;二是注重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等空间要素与乡村整体环境的协调兼容性;三是重点关注乡村设计的美感以及对地区空间品质的提升;四是营造公共空间的场所感以及提升乡村文化认同感。

5 上海大都市乡村空间意象五要素的技术框架

借鉴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概念的特征内



b 舒适宜人的步行体验

核,一个有效的印象首先是观察对象的可识别性,即鲜明地存在于观察者的感觉之中;其次是结构,即观察对象与观察者、与其他观察对象的空间关系和图形关系;最后是观察对象对于观察者的某种意义。因此,一个容易产生印象(可识别)的乡村,应该是有特征的、各个部分结合明确而且连续统一的乡村,在任何时刻都可以被人理解和感知。换言之,乡村的可印象性也就是乡村在人的脑海中凝聚成了特征鲜明、结构坚固的环境心理图像。

当前上海立足城乡融合,正处于推动乡村地区从干净整洁向生态宜居转变的关键阶段,应将乡村意象构建和风貌提升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上海乡村意象的构建宜考虑乡村地区类型多样性、要素多类型、主体多元化等特征,借鉴国内外经验,宜重点突出地域性、协调性、美感、场所感,加强对乡村空间意象各要素的管控与引导,使乡村意象鲜明地存在于人们的感知之中。

从人的认知印象出发,结合“点、线、面”的空间分析方法来看,道路是乡村地区最具结构性的“线”要素,具有连续性和方向性,人们通过掌握道路和道路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形成基本方位,进一步发展印象。边界是除道路以外的“线”要素,一般介于两种或多种要素之间的边界,用于作为侧向的参照基准,可以是屏障也可以起缝合作用,如水缘。区域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面积较大的“面”要素,通过区域内部的特征塑造有助于形成秩序,区域内外之间有明显的差异感受。节点是观察者可感知到的某些特征集中的“点”要素,需要通过多种方式给观察者带



c 存量改造的公共服务设施

图3 东梓关村的节点空间示意

Fig.3 Node space of Dongziguan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来显著不同的感受,例如道路的连接点、广场等。因为人对于特殊性的关注超过对连续性的关注,偏好通过标志来增强对空间的向导,因此标志对于观察者来说是变化环境中的简单形体要素,往往处于突出的空间位置或形成鲜明的图形与背景的关系,用于发挥外部参考点的作用。

针对上海乡村地区建设的问题,结合国内外设计导则与实践,总结提炼出乡村空间意象的五要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其中道路主要包括村道、田间路、生产路等;边界主要包括河流、田垄、林带、高速公路、铁路等;区域主要包括集中成片的耕地、林地、民居聚落空间等;节点主要包括村落入口、公共中心、滨水空间、广场、游憩节点等;标志物主要包括牌坊、纪念碑、历史建筑、雕塑、古树名木等。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这五要素,相比传统的“田、水、路、林、村”要素,更能体现乡村地区的整体空间结构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和协调性,有助于构建人们脑海中的乡村意象。因此本文针对乡村空间意象的五要素,进一步围绕地域性、协调性、美感、场所感,从中微观角度提出具体的优化建议(见图4)。

5.1 道路

乡村道路往往是人们进入乡村的第一印象,核心作用是交通连接,也承担着生态、游憩、交往等复合功能。乡村道路的曲直、方向性、连续性、景观性等应统筹考虑,线形走向应与水、田、林、村有机结合,遇景则弯。在植物配置上尽量采用乡土树种,乔灌木植物搭配得当,在交通量不大的地区可以使用透水路面。

道路途经的地域类型不同,为人们带来的意象也不同。生态空间中的道路宜顺应地形与空间肌理,尽量避开与生态廊道的交叉,可以自由不规则;可通过道路两侧空间开放程度的变化,即视线的通透或隐或现,给人以变幻的视觉感受;结合考虑与植被群落的过渡,例如通过落叶乔灌木的交错间植逐步过渡,增加生态稳定性和美景度。农业空间中的道路按地形及耕作方式布置,宜直宜短,密度合理,空间开放程度较高,兼顾田园观景和休闲活动体验。生活空间中的街巷宜以人为本,创造宜人的步行尺度,可利用高大乔木林荫形成舒适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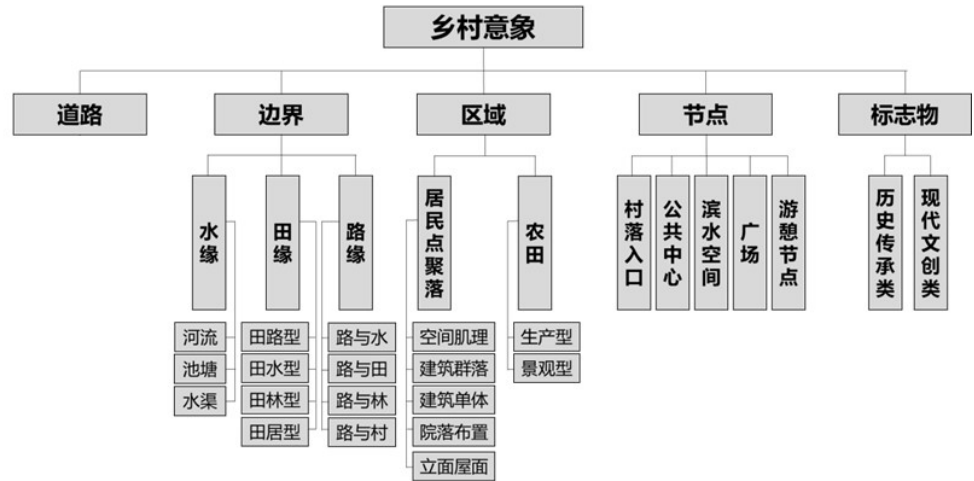


图4 乡村意象五要素技术框架

Fig.4 Five-elements framework of rural spatial im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行环境,串联活力开放的公共活动空间。

此外,适当打造一些景观道路,串联郊野公园、万亩良田、湖荡等重要景观文化节点,沿线布置视觉标志指示系统、驿站、公交站等景观功能设施,丰富季相变化,彰显乡村文化底蕴,强化乡村地域特征,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见图5)。

5.2 边界

边界一般指两种或多种景观的交叉或过渡地带,对人的行为具有提示作用。构成乡村意象的边缘主要包括水缘、田缘、路缘^[13],重点考虑水、田、林、路、村等各类景观要素之间的协调关系。

(1) 水缘

在乡村景观中,水缘的意象设计重点关注河流、池塘和水渠3类。限于篇幅,本文仅围绕前两者进行探讨。

河流是承载乡村生活保障的重要载体,也是构建乡村意象的关键要素,在具体设计中宜充分发挥河流的生态、景观、场所作用,建议从以下3方面进行优化。第一,保持滨水空间与建筑空间的收放有序,不强求沿河空间的统一贯通,例如对于新建的临河建筑,其退让河道湖泊的距离不应小于6m,留有开敞、通透的空间。第二,对原有的亲水节点予以保留并进行必要的风貌提升,例如局部地段增设亲水步道、平台,打造滨水公共场所。第三,对于防汛要求较低的河流鼓励生态驳岸,绿化



图5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新乐村道路

Fig.5 Xinle Village road in Xincun Town, Chongming District, Shanghai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2035总体规划—郊区城镇化建设现状调查》^[12]。



图6 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水库村的河流

Fig.6 Rivers in Shuiku Village, Caojing Town, Jinshan District, Shanghai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4]。

设计应体现乡野意趣,例如尽量保留原生植被,宜采用体现本土特质的滨水适生植物等(见图6)。

池塘与乡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是承载乡土记忆、组织公共活动的重要界面,应注重水体沿线驳岸的选材与选型,增强池塘的亲水性、可达性

和场所凝聚力。对于综合性池塘,合理规划空间的功能分布,增加丰富多样的交流空间,促进其与周围景观融合。对于文化性池塘,注重挖掘乡村特色文化元素,与景观、建筑融为一体,提升文化内涵。对于小尺度的生活性池塘,重点在于提升生活使用功能,设计上兼顾文化、交往等辅助功能^[15]。

(2) 田缘

田缘是人们进入农田景观后最直接的空间感知,其周边要素对于意象感知至关重要。依据田缘周边要素的不同,将田缘分为田路型、田水型、田林型和田居型4种类型。

田路型宜结合地形及耕作方式布置,线型路线宜直宜短,路边可以种植花卉植物。田水型宜优先采用植生土坡及透水性好材料构建生态驳岸,为水生动植物提供良好环境。田林型的农田林网宜选用树冠较窄、树干笔直的乡土树种,如落叶杉、水杉、池杉等,以减少对农作物日照的遮蔽,兼顾景观过渡与生态防护的双重要求^[75]。田居型强调“村在田中,田在村中”的景观优势,强调村庄与农田的景观过渡,从而进行田园景观的整体塑造。

(3) 路缘

在乡村意象中,路缘主要从人群的视角出发,关注道路两侧的景观要素,协调好路与水、路与田、路与林、路与村的关系,创造良好的观景效果。其中,路—水型和路—田型可通过种植低矮植物来创造空间闭合与开敞的格局,增强观赏性。路—村型的街巷空间注重创造宜人的步行尺度空间,提供丰富可参与的临街立面,统筹考虑两侧院落的立体绿化。

5.3 区域

区域指具有相似特征且功能分布相对集中的地区,可以引导人们进行一致且连续的举动。本文重点从居民点聚落景观、农田景观两大区域展开乡村意象的设计。

(1) 居民点聚落

居民点聚落是承担村民居住生活功能、延续沪韵乡愁的重要区域,宜突出地域性、功能合理性、整体性、风貌协调性等,一般涉及空间肌理、建筑群落、建筑单体、院落布置、立面屋面等5个方面。

在空间肌理方面,延续上海枕河而居的特色水乡空间肌理,保护不同区域村落和水系的共生关系,实现功能分区、布局结构、自然地貌的有机融合,对传统形式进行合理创新。对于江南水乡风貌特色区,维持“临水而居”的风貌特色,传承“前街后河”“临河骑楼”等传统规划格局;对于滨海平原风貌特色区,结合散布的水塘及河道,延续村随水系有机布局的肌理形态;对于崇明三岛风貌特色区,通过人工围垦和规模化的水渠,延续民居平行于河道的

布局形式,适当集中成组^[76](见图7)。

在建筑群落方面,可参考既有乡村民居布局特色,结合村庄自然要素、道路转折、建筑错落等形成围合式、组团式布局,营造良好的街巷感和邻里关系。

在建筑单体方面,建筑尺度宜与环境融合,可参考上海不同文化圈的建筑特征,提取特色单元合理组合,利用天井、院落组织丰富功能,促进交往;也应尊重地方性的动态演进规律,在延续建筑尺度、满足村民需求的基础上适应时代建造技术,与时俱进,在传承中适度创新,展现新江南田园风貌^[17](见图8)。

在院落布置方面,宜重点关注功能布局、尺度比例、院墙材质、植被绿化等4个方面。院落的功能布局宜采用前庭后院的布置方式,尺度和比例应根据宅基地面积大小和建筑布局确定。建筑前后的宅地可通过半通透的院墙、篱栏等进行围合,建议院墙高度低于2 m,鼓励采用木、石、砖等乡土材质。院落内的植被绿化宜优先选用乡土品种,形成四季有绿、季相分明、层次丰富的绿化景观(见图9)。



图7 上海3大风貌特色区的空间肌理

Fig.7 Spatial textures of three characteristic areas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市城乡村风貌及乡村民居建筑特征研究》^[16]12。



图8 上海4大文化圈的典型建筑单体特征

Fig.8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buildings in four cultural circles of Shanghai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市城乡村风貌及乡村民居建筑特征研究》^[16]82。

在立面屋面方面,尤其要注重其整体性和协调性,可充分利用具有当地建筑特色元素,如硬山墙、观音兜、悬山、落戗等元素,尽量风格协调,材质色彩虚实对比得当,突出地域特色(见图10)。

(2) 农田

农田主要承担乡村农业生产、景观游憩的功能,宜延续既有农田肌理,体现不同地域的地形地貌和耕作文化。生产型农田注重规模化种植,灵活运用水田、旱田、大棚等多样形式,给人以开阔疏朗的感受。景观型农田根据农作物和植物四季生长的不同规律,注重艺术化、趣味化、图案化的设计。

5.4 节点

节点一般指道路的交汇点或起讫点,某些特定功能或特征集中的中等尺度地区。应突出地域性、功能性、开放性、连接性原则,村落入口、公共中心、滨水空间、广场等都是重要的乡村节点空间。本文以村落入口和公共中心为例。

村落入口是引导进入本村的标志性空间,承担方向指引、文化传承、形象标志等功能。在景观设计上宜采用乡土材料和地域化植物,造型宜简不宜繁,符合乡土特征,形成地域性标识。村口规模尺度宜人亲切,构筑物的体量和风格要与环境相协调。

公共中心是满足村民文化、体育、教育等基本功能使用需求、开展公共活动的场所空间,是乡村新老社区的重要节点。公共中心一般结合村委会或重要公共服务设施设置,在功能上提倡复合设置,布局上可多设计一些开放灵活的空间,让人们自行进入并激发灵感创造生活场景,形成邻里游憩交往空间或者村民和游客共同体验的活力场所(见图11)。



图9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吴房村的院落布置
Fig.9 Courtyard layouts of Wufang Village, Qingcun Town, Fengxian District, Shanghai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8]。

5.5 标志物

标志物指具有强识别性的构筑物或元素,与节点相比视觉特征更鲜明。乡村地区的标志物往往处在关键且突出的位置,或与公共空间相结合。规划上应突出地域性、辨识度、协调性原则,反映地域鲜明特色的同时,注重与周边景观、空间、功能协调。

保留古树、桥梁、戏台等具有传统文化传承意义,打造历史传承类标志物,重点突出历史记忆,与周围环境、建筑风格相协调,并鼓励乡土材料与现代新材料的结合使用。

现代文创类标志物应提炼乡村本土特色,以艺术装置、彩绘为载体,从造型、色彩上寻求突破以给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围绕标志物打造游憩点,结合村庄广场形成公共空间,突出传统与时代相融,打造多点系列地标形成村庄特色IP(见图12)。

6 管控实施

乡村意象的构建涉及方方面面,需要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土地整治等具体手段来进一步展开,通过整合规划、政策、资金等,争取让更多的村民参与进来,群策群力,才能更好地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实现乡村空间品质的提升。

6.1 规划引导和管控落地

在现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乡村规划应确立应有的价值取向、工作方法,通过精细化管理,营造乡村高品质空间。尤其应加强村庄设计和项目审查,重视乡村空间品质的指标管控,并纳入相关法定规划图则中,与相关部门、实施主体对接,通过行动计划和近期项目库推进下一



图10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山塘村民居建筑
Fig.10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Shantang Village, Langxia Town, Jinshan District, Shanghai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步工作,确保规划目标的有效传递至最终实施。

6.2 政策资金加大投入

上海市乡村地区的政策和资金来源多元,条线管理现象明显,项目间缺乏统筹建设,目前主要落在一些短时间内出成效的点上,例如乡村建筑的外墙立面粉刷、黑臭河道整治、公路村村通等方面。未来应进一步协同整合,通过综合性的政策制定,持续、有序地加大投入力度,切实对重点地区乡村空间品质进行综合提升。

6.3 多元共治提升品质

乡村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决定了其需要借助乡村治理体系,协调多元主体参与,来进一步强化可实施性。未来乡村建设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尤其要发挥“自下而上”的村民主体力量,引导村民自觉自主地进行乡村空间品质提升和文化遗产,强化乡村空间的可意象性和可识别性,实现乡村人气回归和永续发展。

随着政府、市场和资本越来越多地参与乡村建设,乡村风貌在多元主体介入下日益复杂化。目前,上海正大力开展乡村责任规划师的试点工作,未来可借此机会进一步健全乡村责任规划师制度,充分发挥专家、乡村规划师、学者等的作用,协调政府、资本和村民等多元主体构建“乡村共同体”,为乡村空间意象构建和品质提升献计献策。

7 结语

比起城市意象研究,对于乡村意象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上海城乡融合的发展态势越发明显,乡村建



图11 上海市金山区水库村尚品书院节点示意
Fig.11 Shangpin Academy in Shuiku Village, Jinshan District, Shanghai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9]。



图12 金山区漕泾镇水库村鱼篓桥
Fig.12 Fish Basket Bridge of Shuiku Village, Caojing Town, Jinshan District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0]。

设和投资如火如荼,将为乡村意象的构建带来极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迫切需要系统化的技术研究、具体实践来支撑引导,进一步激发人们对乡村的美好向往。本文结合理论研究和国内外实践经验,从中微观角度初步构建了乡村空间意象五要素的技术框架,针对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5要素探索上海大都市乡村空间意象设计研究的建议方法,可以为大都市美丽乡村的规划建设提供新的思路,未来应围绕上海4大文化圈层开展典型村落实践研究,针对不同村庄的建设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分析,对技术方法进行验证与优化。■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熊凯. 乡村意象与乡村旅游开发刍议[J].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999 (3): 47-50.
XIONG Kai. A preliminary study on rural image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J]. Journal of Guilin Institute of Tourism, 1999(3): 47-50.
- [2] 周坤.“城乡统筹”与乡村旅游:乡村意象的保护与再造[J]. 商业文化(学术版), 2008 (2): 199-200.
ZHOU Kun. Overall planning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rural tourism: prot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image[J]. Business Culture, 2008(2): 199-200.
- [3] 张昊宇,周鹏. 乡村旅游中乡村意象的保护与再造刍议[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5): 81-82.
ZHANG Haoyu, ZHOU Peng. The prot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image in rural tourism[J]. Journal of Mud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2(5): 81-82.
- [4] 蔡宇超. 基于意象理论的村庄整治设计策略研究——以安徽省芜湖县东筓村为例[J]. 设计, 2019 (12): 39-41.
CAI Yuchao. Study on village renovation design strategy based on image theory—a case study of Dongguan Village, Wuhu County, Anhui Province[J]. Design, 2019(12): 39-41.
- [5] 何晓寒,易铮,李永昌. 场所精神视角下乡村景观的保护与复兴研究[J]. 美术教育研究, 2021 (7): 120-121.
HE Xiaohan, YI Zheng, LI Yongchang.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and revival of rural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 spirit[J]. Art Education Research, 2021(7): 120-121.
- [6] 凯文·林奇. 城市意象[M]. 方益萍,何晓军,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LYNCH K. City image[M]. FANG Yiping, HE Xiaojun, translate.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1.
- [7]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上海市郊野乡村风貌规划设计导则[R]. 2016.
Shanghai Municipal Bureau of Planning, Land and Resources. Shanghai countryside landscape planning construction guidelines[R]. 2016.
- [8]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乡村风貌要素特征与规划策略研究暨保护村落点规划[R]. 2016.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tyle elements and planning strategies in Shanghai and the location planning of protected villages[R]. 2016.
- [9] 黎柔含,褚冬竹. 美国乡村设计导则介述[J]. 新建筑, 2018 (2): 69-73.
LI Rouhan, CHU Dongzhu. An introduction to rural design guidelines of USA[J]. New Architecture, 2018(2): 69-73.
- [10] BROVITZ T, Stantec Consulting Inc. North Eastham Village District pattern book & design guidelines: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and general appearance[R]. 2010.
- [11] Galway City Council. Design guidelines for the single rural house[R]. 2005.
- [12]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2035总体规划—郊区城镇化建设现状调查[R]. 2015.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2035 master plan - investiga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uburban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R]. 2015.
- [13] 车生泉,杨知浩,倪静雪. 上海乡村景观模式调查和景观元素设计模式研究[J]. 中国园林, 2008 (8): 21-27.
CHE Shengquan, YANG Zhijie, NI Jingxue. Investigation of landscape patterns and study on landscape element design patterns of Shanghai countryside[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08(8): 21-27.
- [14] 上海规划资源微信公众号. 上海乡村振兴示范村设计案例之水库村(1)——概况[EB/OL]. (2020-12-09) [2022-01-26].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Bureau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Case of Shanghai rural revitalization: Shuiku Village (1) – summary[EB/OL]. (2020-12-09) [2022-01-26].
- [15] 张珺颖.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浙江乡村池塘景观设计——以东阳市李宅村为例[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 2018.
ZHANG Junying. Landscape design of Zhejiang rural po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a case study of Lizhai Cun[D]. Shanghai: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2018.
- [16]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市域乡村风貌及乡村民居建筑特征研究[R]. 2016.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A study on the rural style and features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Shanghai[R]. 2016.
- [17]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同济大学. 乡村设计:理论探索与上海实践[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1.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Bureau, Tongji University. Rural desig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in Shanghai[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21.
- [18] 上海规划资源微信公众号. 上海乡村振兴示范村设计案例之吴房村(3)——艺术与设计的融合与升华[EB/OL]. (2020-10-14) [2022-01-26].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Bureau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Case of Shanghai rural revitalization: Wufang Village (3) – art and design[EB/OL]. (2020-10-14) [2022-01-26].
- [19] 上海规划资源微信公众号. 上海乡村振兴示范村设计案例之水库村(6)——尚品书院[EB/OL]. (2021-01-18) [2022-01-26].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Bureau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Case of Shanghai rural revitalization: Shuiku Village (6) – Shangpin Academy[EB/OL]. (2021-01-18) [2022-01-26].
- [20] 上海规划资源微信公众号. 上海乡村振兴示范村设计案例之水库村(10)——景观桥设计[EB/OL]. (2021-01-27) [2022-01-26].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Bureau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Case of Shanghai rural revitalization: Shuiku Village (10) – landscape bridge[EB/OL]. (2021-01-27) [2022-01-26].